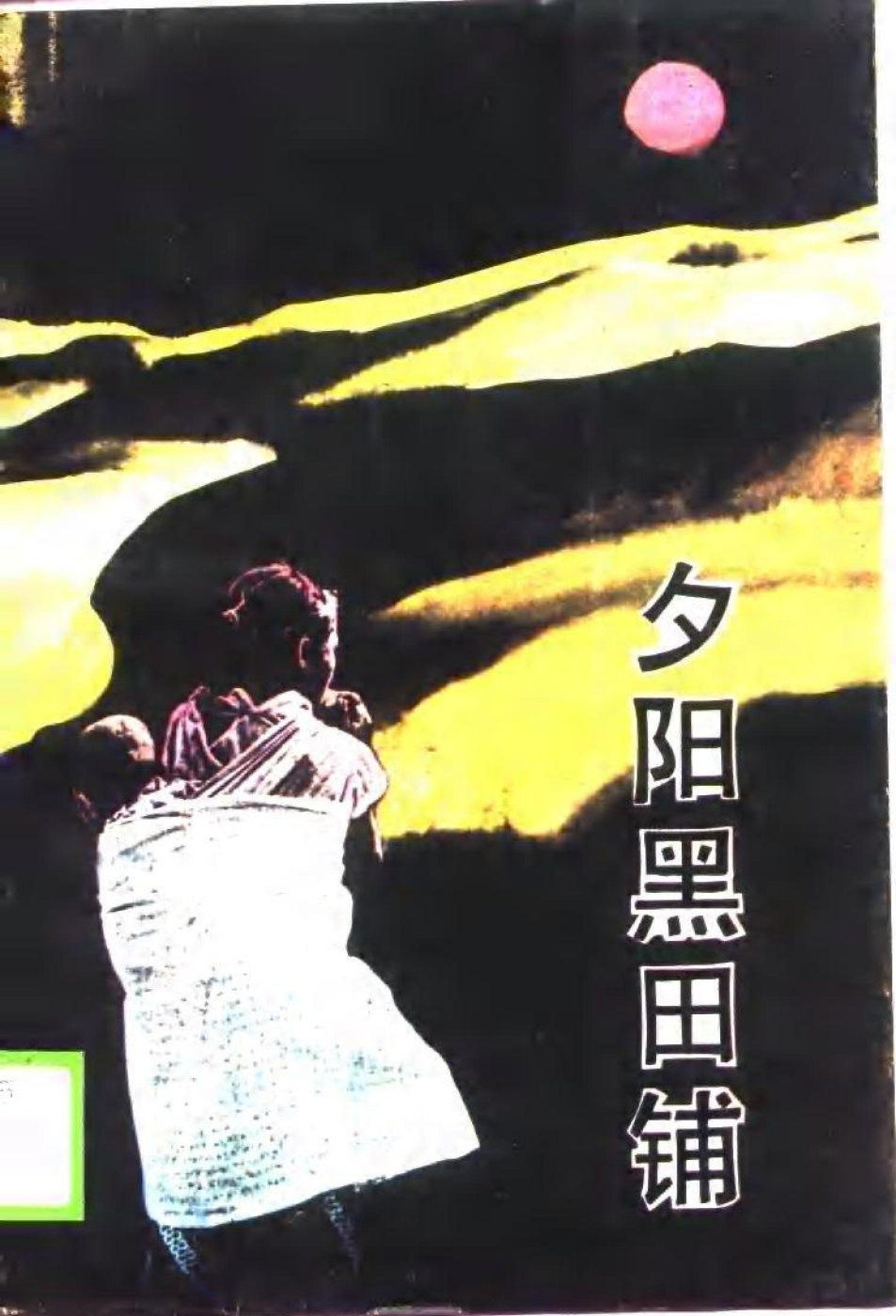




夕 阳 黑 田 铺

夕 阳 黑 田 铺

屈国新 著

责任编辑：袁世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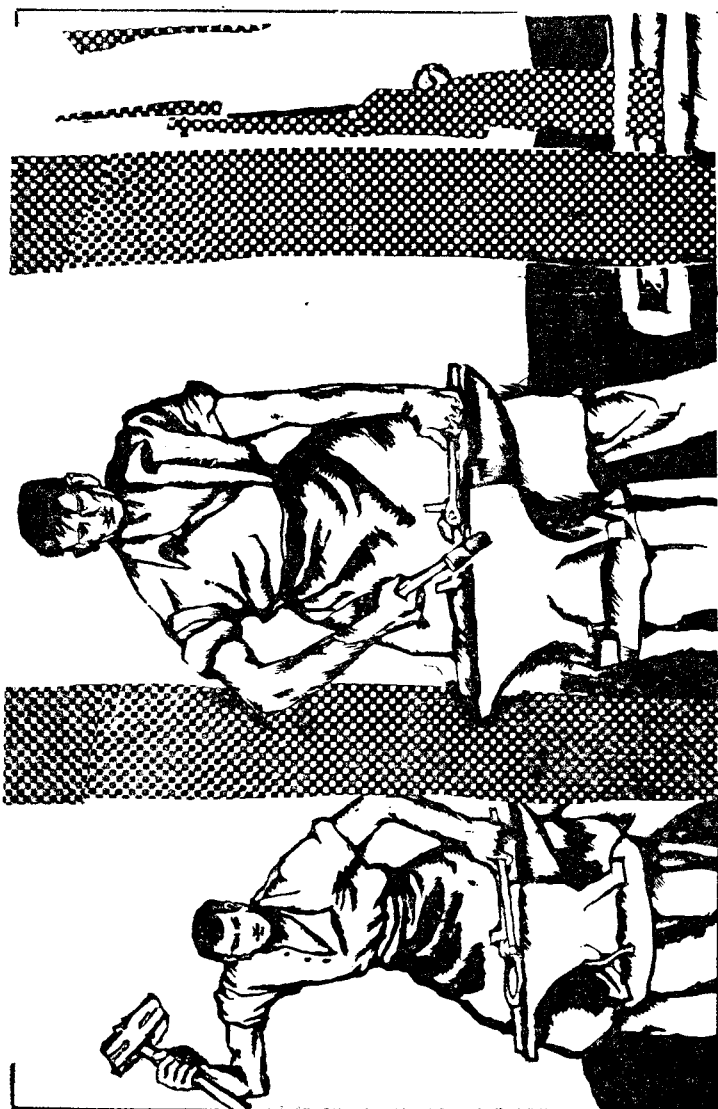
199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插页：6

字数：170,000 印数：1—7,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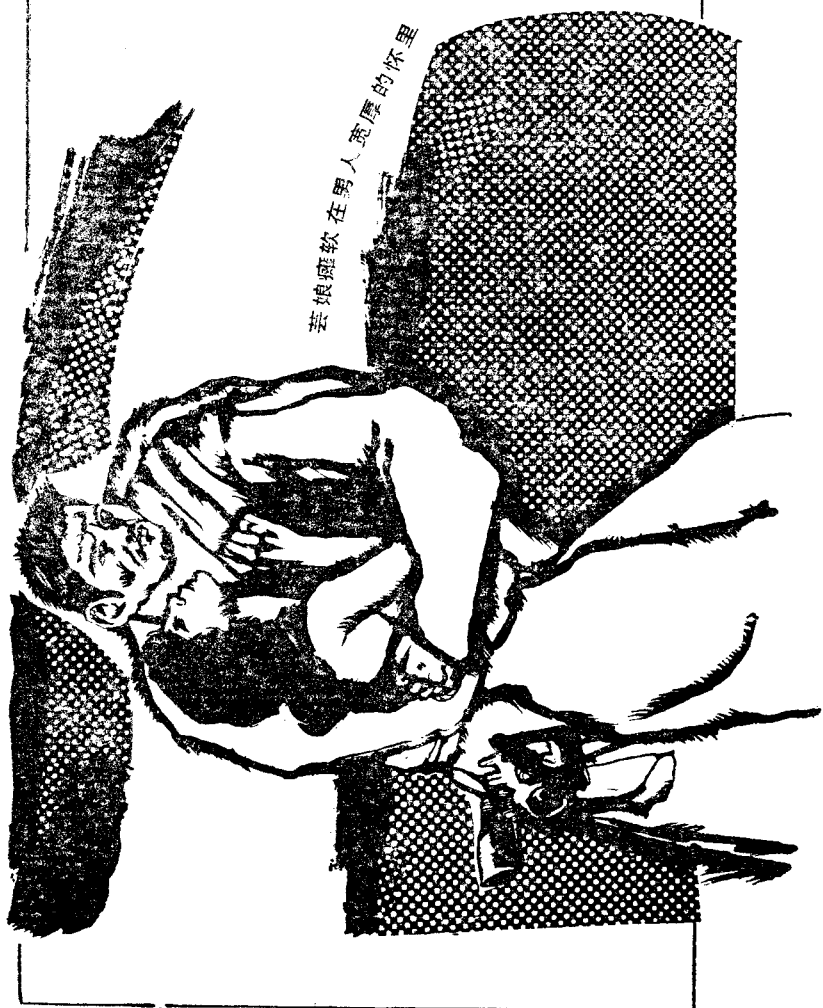
ISBN 7—5404—05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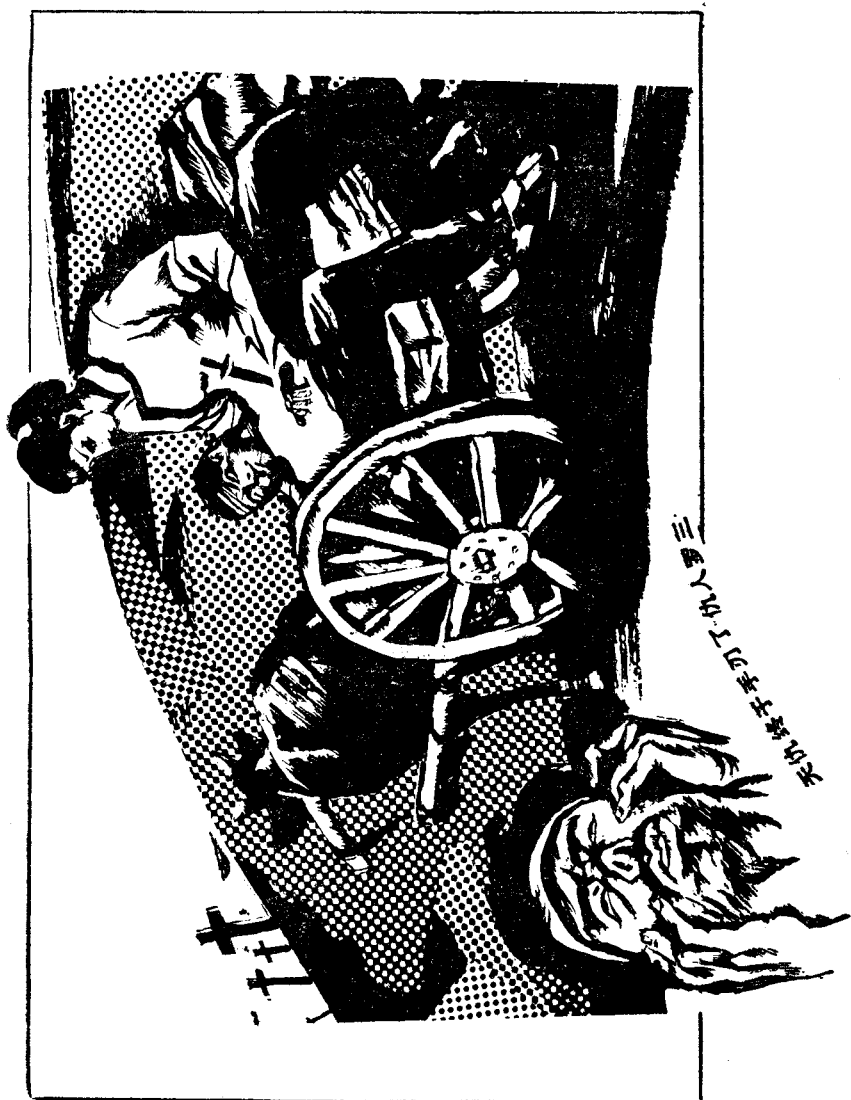
I·404 定价：3.10元



家家戶戶都打鐵 黑田鋪就是一街火 一街的热浪 一街的叮叮咣咣声

芸娘瘫软在男人宽厚的怀里





三
天仇终于杀死了仇人

夕阳如火，把黑田铺染得血一般红



序 一

黑田铺又名黑天铺。黑天昏地的黑天铺。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谐音的缘故。

说不清是很多年前的哪一年，反正比我即将说到的要早得多，一对私奔的男女糊里糊涂窜进了七百里大芒山。就象大多数因情因欲热昏了头脑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不知道今后怎么办也不知道下一刻该往哪里去。他们只是漫无目的地拼命地往山里跑。大约半个月左右，他们来到这样一块地方，一块莽莽大山中少有的平地或者说盆地。他们的前面，是层层叠叠无边无际的群山，一座高似一座；回头看，是一片无穷无尽延伸的草地，荒草起伏，无限凄凉。草地的尽头，也是隐隐约约的山峦。那是他们来时经过的山峦，他们曾经为它的险峻叫苦不迭，可是现在望去，却是那么矮，那么不起眼，仿佛横亘在天地间的一根墨线。

“还走吗？”女人问。

女人是再也走不动了，连续十多天没命的颠波，就象刀子一样把她刮瘦了一圈。她那苞谷杆一样的身体在褴褛的家织布衣下瑟瑟地抖个不休，鸟窠般头发下的桃子脸，没有一丝生气。男人伸出手臂，把女人搂进怀里，用粗糙的手掌久久地抚摸着。

她削瘦的肩头，沉重地叹口气说：“不走了。”

女人瘫软在男人宽厚的怀里。

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在这里驻足下来是何等正确。是的，这里没有人烟，可是这里也没有交粮纳税一般瑶役。他们开了几块私田，砌了一间土砖屋，就象田老鼠一样偷偷摸摸而又安安然然生活着。除了每年秋天一次，男人挑一担新谷出山，到百里开外的木屋镇换一点油盐针线，他们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了。

他们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儿子。这遗憾到了他们的晚年与日俱增。几十年后，女人带着遗憾死了。那时男人也衰老得不行。男人挣扎着把女人下葬之后，便倒下了。

男人倒床三天后的一个乌云密布的夜里，一个青年男人来了。这个青年男人摸索了大半夜黑路后，跌跌撞撞发现并进了土砖屋。他本来想敲门，可他把手扬起后，才发现木门根本就没有关。

“哪个？”黑沉沉中有人问。

青年男人一惊，可很快就镇静下来了。他从声音里听出了对方的苍老无力。他摸出火石，叱嚓打燃火，点亮了窗台上的桐油灯，望着床上的老人，低沉地说：“是我。”

对于他是谁，老人并不在意。那时老人正被干渴折磨着。“水……水……”老人用喑哑的声音呼叫着。青年男人留了一木杓水，扶起老人，喂进老人嘴里。

往后的半夜，两个男人始终呆在一起，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床边。天将明时，老人已奄奄一息，颤抖着声音问青年男人：

“你……从哪里来……”

青年男人把十指交叉在膝前，无言地望着垂暮欲坠的老人。如果老人追问，他会告诉老人自己从哪里来，也会告诉老人自己杀了人。可是老人没有再问。青年男人盖过耳朵的长头发、饿狼般的神情、土黄色的囚衣，已告诉老人面前是个什么人。

天放亮时，老人终于熬不过了。临终前，他对青年男人说：

“你就在……就在……这里住吧……这里好哩……这里没人……来……也没人管……”

一口浓痰堵住老人喉咙。老人的脸被憋得发紫，眼珠子暴凸，犹如死鱼眼珠一样，昭示着生命的最后时刻。青年男人抓住老人的手，大声发问：

“这是什么地方？”

老人的眼睛翻了翻，翻出一板白。他对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这块土地叫什么名字和青年男人一样茫然无知。

“你种的田是谁的？交粮给哪个？”青年男人换了一个方式发问。

这回老人听清楚了。老人说：

“不交……粮……不要……交粮……这……是……黑……田……”

“黑田？”青年男人重复道。

天大亮时，青年男人狗熊般钻出了低矮的土砖屋，泥塑木雕似地立在门口，把满目的荒凉望了许久，然后钻进屋里去，驮出已经断气的老人，沉沉地向屋后走去。

他把老人葬在离屋不远的山坡上。他注意到，那里有一棵

樟树，樟树下有一个黄土犹鲜的坟堆。

当他在老人的坟堆上培了最后一锄土时，他抬头望了望孤另另的土砖屋。“啾——”他象受伤的野兽一样长呻了一声。

他无路可走。他决定在这里落脚了。

序 二

旧时的黑田铺，位于湘、贵、川三省交界之地，三省都想管，三省都管不了，三省都恨恨地撒手不管了。

几十年前那个乌云密布的夜里，黑田铺闯进一个身着囚衣的青年男人后，这块土地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那些月黑杀过人，那些风高放过火，那些打过家、劫过舍的强徒硬汉，也就是说那些和青年男人一样的人，犯下弥天大罪，而又走投无路时，便纷纷投奔于此。一个两个若干个，一年两年若干年，“黑田”成了黑田铺，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黑田铺的全盛时期，也有个几十来户人家。说是人家，却又实在算不上人家。黄土泥尘的一条街。街两侧都是些式样相同高矮一致的土砖屋。后来的每一户砌屋都照着前面的模式。木窗。门也不高。五尺高的木门里，住的多是男人。一个男人一户，两个男人一户，也有三个男人五个男人一户的。黑田铺极少女人，少到一段时期只有一个，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两个。那是后话。

从遥遥的山脚起，到黑田铺，如今已有了一条路。那是无数男人的脚踩出来的。路虽不宽，却很直，晴天黄泥尘，雨天黄泥泞，把茫茫的草地划成两块。很少有人从黄土路上走过

去。很少很少。偶或黄土路上移动一个黑点，那也是黑田铺出去采买的人，或者一条投奔黑田铺而来的不值几文的生命。

就象当年那对私奔男女的与世隔绝，黑田铺也是与世隔绝的。与世隔绝的黑田铺只有一个职业：打铁。黑田铺家家门口都有一个风箱火炉，一座铁砧，一大一小两柄铁锤。他们不打锄头不打耙头不打犁也不打铧。打那些做什么？黑田铺人不种田。他们只打兵器，刀、枪、箭、戟，供方圆数百里的土匪用，也供朝廷（政府）兵用，反正谁出钱供谁。

黑田铺只有一种职业也只有一种娱乐：赌牌。一到夜晚，黑田铺的男人就聚集在固定的几间屋里，赌一种名叫八十一张的纸牌。赌得天昏地暗，赌得生死两忘。当然，输赢几个钱对他们是无所谓的，有所谓的只是输赢时的那股气。

曾经有军阀想收服这里，让它成为自己的地盘。湘军陈桂生部队的石不让就是一个。他向黑田铺买过几次兵器后，忽然向黑田铺下了一纸请柬，请黑田铺派人到驻军营地木屋寨去赴宴。

黑田铺去的是朱贵。

岁月是这样无情，任谁都逃脱不了它的惩罚。几十年的时间，朱贵这个当年夜闯黑田铺的汉子已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以至于他步履沉缓地走进石不让的大营时，石不让大吃一惊。他不敢相信这样一个老朽会是强悍的黑田铺首领。

酒过三巡，石不让吩咐副官拿来一纸委任状一纸契约，要朱贵在契约上签字。那时朱贵已有点醉意。他拿着委任状颠倒看了看，用手指在上面一弹，胶硬的道林纸发出了剥剥的响声。

他把委任状放了，红着脸问石不让契约上写的什么。石不让说了。

石不让说时朱贵一直闭着眼睛。石不让说完后他才微启双目。“要是我不同意呢？”他说。

石不让笑笑，说：“你会同意的。”

“要是我不同意呢？”

石不让还是笑：“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我不喜欢霸蛮。我只能把你钉在外面的木门上。当然，我不会钉死你，我还会打发人到黑田铺去报信，让他们来放你下来。不过，在他们到来之前，你会不会死去，那就看你的命了。”

朱贵抿了一口酒，也笑着说：

“看吧。命里该死的活不成，命不该死的也死不了。”

石不让说到做到，酒宴过后，要手下人把朱贵成大字形钉在大营的木门上。一天一夜又半天，黑田铺人得讯赶来时，朱贵已是奄奄一息了。

那天天气很不好，时时好像要下雨，闷雷响个不停。黑田铺人手忙脚乱从木门上取下朱贵，匆匆赶回了黑田铺。

朱贵在黑田铺咽的气。咽气前，朱贵忽然精神了许多，声声喊道：

“罗……三……”

黑脸汉子罗三扑通跪在床前：“贵爷。”

朱贵的眼睛放出亮来，抖抖索索伸出只鸡爪般的手，死死地抠住罗三的肩：

“罗三……”

“嗯。贵爷。”

朱贵的喉咙咕噜咕噜响，眼睛越过罗三的肩头，望着黑压压的一屋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大家……听我一句……叫他……一声三哥吧……”

“三哥！”一屋子人叫道。

“三哥！”屋外的人也叫道。

叫得罗三一激凌。

朱贵长嘘了一口气，眼睛回到罗三黑炭般的身上，说：

“罗三……黑田铺……以后……就……交你了……”

罗三咬住嘴唇，发恨地点点头。

就在罗三点头这一刻，憋了一天的闷雷挣脱了云块的羁绊，亮一下闪，把屋里屋外照得透亮，炸雷“咣——”地从低空滚过，屋后那棵老樟树被拦腰劈成了两截。

第一章

入夜，起风了。阴浸浸的风贴着草地，慢慢地、慢慢地拂过。先是拂过草尖，草尖经受不住它的撩拨，羞羞涩涩而又惶惶然地点着头；在草尖点头的那一刻儿，风悄悄地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以更大的劲头更快的速度朝前扫去，草茎在它的冲击下，轻浮地东倒西歪，弯腰不迭。草尖碰撞着草尖，草茎磨擦着草茎，无数细微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就有了那种“刷刷”的响声。

刷——刷——刷——

黑田铺人把风叫做“风爷儿”。黑田铺人把自己叫做“老爷儿”。

那么，夜风就叫做“夜风爷儿”。

每当“夜风爷儿”起了，“老爷儿”们就停止了一天的打铁劳作。先是一户停。这一户敲完了手中打的铁家伙的最后一大锤，“嗨”地一声把大锤扔向墙晃脊，从脖子上扯下条又粗糙又脏的罗布澡巾，对那同样粗糙同样脏的脸上一揩，朝左右两户一亮嗓子：

“老爷儿——歇了吧！”

那左邻右舍便也把锤一扔：

“歇了就歇了。”

邻舍又叫邻舍，不到一根烟功夫，一条街便没有了叮咛声。是做饭的时候了。

黑田铺人做饭很怪。缺女人，家家户户做饭得男人自己动手。“老爷儿”们不讲究，哪样简便哪样做。量一筒米，倒进鼎锅里，加一杓子水，往吐着红舌的风箱火炉上一搁，搁熟了就行。炒菜呢？麻烦些，也麻烦不到哪里去，把油盐菜什朝锅里一倒，也是加一勺水，也往炉火上一搁，锅盖一捂，捂得差不多了就捞出来。还有那更省事的，把油把盐把米把菜把五代十六国一锅煮，吃起来呼啦呼啦响，菜进口时饭也进口。扎扎实实的老爷儿气派。

黑田铺有三个人吃饭不是这么个弄法。

第一个人是从街头数过来，数到正中的申老娘儿。申老娘儿是个女人。黑田铺唯一的女人。十多年前，申老娘儿和她男人一起来黑田铺，便以她脸上那条横贯东西的疤子和泼悍把黑田铺吓了一大跳。

黑田铺没女人。在黑田铺这样的地方，母狗也会引人注意。那天，申老娘儿和她男人一到，一街的人都围了上去。

那时的申老娘儿最多二十出头，胸脯把碎花衣服挺得高高的，屁股把裤子绷得铁紧。大家只看她的身上不看她的脸。

“嗨，总算来了个婆子，我还以为这世界上都是些有茶壶嘴嘴的呢……”

“小嫂嫂，帮个忙，帮老爷儿留个亲亲嫡嫡的种，老爷儿冬天帮你焐脚，热天帮你打扇，二八月天帮你背犁呐。”

“留种做什么，留着受罪？老爷儿只要你帮个小忙，带泡尿去屙了，也帮你焐脚、打扇、背老犁。”

也有看脸上的，打横岔：

“小嫂嫂，望来望去望来了个你，外界还有比你更丑的吗？”

“喂，你身边那个瘦猴子男人是你么子人？说是你男人又小了点，说是你的种又大了点，说是……”

瘦猴猴男人惨白着脸，瞪着双绿豆大的老鼠眼，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望得大家更加放肆。

申老娘儿说话了。

申老娘儿那时还不叫申老娘儿。申老娘儿把手往腰间一掬，脸上的刀疤斜斜地往右往上一挑，望一眼众人：

“呵，是人是鬼都叫老爷儿，这世界哪来这多的老爷儿。你们老爷儿我就是老娘儿。老娘儿今日身上跑红江。老娘儿跑红江也不怕，有种的当着大家的面，拿脑壳来试一下，老娘儿也帮他焐脚，也帮他打扇，也帮他背犁……”

说着说着哭起来。

说得大家不敢再开口，只是惶惶地望她。

说出了个“申老娘儿”。

申老娘儿就这么领着她男人在黑田铺安了身。两年后，她男人死了。男人死了后她就一个人过。她弄饭时饭是饭，菜是菜，而且总是两个菜。一个干菜一个汤菜。干菜只炒不放水，汤菜放水从不炒。